

宋文憲公全集

冊八

宋文憲公全集卷二十九

墳簾軒記

泛浙河而南舍舟登陸有地曰漁浦土沃以亢池園樹林碩美蕃茂魚稻充羨百貨之所趨行旅之所集聚似市而不澆近野而不俚故其人多優游而好文其尤以禮讓爲人望者稱華氏余自京師還華氏之秀者曰拱辰侍其父候于河澚逆予至其家館於賓次率其兄弟庭揖畢俯身自東階趨退足武相蹈不越尺寸徐與之言長少相顧擇辭而發懇然不煩秩然不畔於理皆良士也視其室名則曰墳簾而予昔之所書者拱辰謂蓋有以記之天下之物取諸人者有盡而本於天者無窮能充天之所與則得於人者可棄而勿論矣世恆知在外者之可樂而力取於人其受於天者則怠而不顧卒之兩無所得而戚戚以終身豈非惑哉今華氏兄弟以言乎爵則未嘗仕以言乎財則非甚富以言乎車馬衣服則雅素儉質與凡民等然入其門則父子有禮兄弟有恩忿疾之聲不聞於室和煦之色不絕於面食力而趨事安生以自適雍容怡愉不教而勸與者至重也苟善充之雖困貧甚天猶以爲貴也不能充之雖位極乎崇高天猶以爲賤也若華氏之爲天之所貴者也余安敢遺之而不錄乎

松隱庵記

唯庵然禪師有道之士也嘗謁石室珙公於霞霧山公告之曰子去我而求憩
息之所其必松江之華亭乎華亭民富而趨善富則樂於施與趨善則可化以
吾佛之道其必有以處子矣書松隱二字授之以行師如其言至華亭郭匯之
陽止焉郭匯者去華亭三十里赤松谿之所注也前有查山後有九峯皆先哲
示化之地師憶懸記遂結茅而居其中里人吳某聞之捐金帛割土地之籍來
上願師止勿去遐邇相繼輦石與土堙匯增址以相其役而金彭邵三氏以創
建爲己任始工於元至正壬辰越二年甲午而佛有殿僧有堂亢而爲門夾而
爲廡凡日用之所宜有者皆具取石室所書名之曰松隱庵師恐歲月滋久無
知庵之始末者命其徒慧開同淨慈藏史可傳請文而刻之夫天下之民未有
與人以物而不求報者爭尺布銖金多相毆毆害雖親戚不復顧念至見釋
氏之徒獻所有捨所愛累千萬不敢斬者其故何哉蓋我大雄氏以慈悲方便
攝受羣迷慧力足以破貪法智足以祛惑故人樂而趨之庶幾期於安息而真
顯乎或者不知徒謂釋氏能以禍福鉗制人故有所冀而爲之嗚呼是何待釋
氏之至淺哉然余有一言焉今之細民竭三時之力欲其室廬之完饘粥之充
而不可得釋氏之徒皆坐而享之苟不力求其道無忝於大雄氏之教則因果
之皦然者甚可懼也有若師者無求於民而民自赴之其道必有度越於人者
矣承已成之業者多怠而不知自脩故詳其辭以告後之人豈非師之所願乎

師松江人少祝髮於無用貴公中謁千巖長公於聖壽寺遂傳其道後嗣主其席刺血寫經天花毳毼滿庭云

栖雲室記

中峯本禪師結廬姑蘇城西以爲禪定之室翰林學士趙文敏公書其扁曰栖雲迨今數十年中峯卒而廬亦頽壞中峯之孫用庵照師作新室於故址復取故名揭之而屬予以記余笑曰師其欺予乎哉今之廬非昔時之所築也今之人又非中峯也而猶曰栖雲何哉室廬之壽以百年計人之壽以數十歲計禦燥濕閱寒暑屹乎有不傾之勢毅然有不亡之意今欲求而見之且不可得矣彼雲者起滅萬狀不可斯須審視奚爲而久棲此室哉文敏公取以爲名固異矣師取而重揭之又異也余復以言文之不亦甚異乎雖然自其易化者觀之則天地曾無殊於水中之漚自其可久者觀之流雷之光可使比於歲月自其有形者觀之泰山可以齊於毫芒自其無形者觀之一髮可以擬於嵩華久速巨細者跡也有跡者固不足恃以不壞不可以巨細久速論者道也斯道也何閒於古今新故之分哉然則安知今之廬異於昔時之所築今之人異於昔之人哉而雲也安往而不在乎嘗試與師登姑蘇之臺而覽古今之變三吳之閒崇臺廣榭涼亭燠館敷金碧而炫丹瑤極人力而窮物狀者何可勝數蓋有歌舞未畢而號泣繼之車馬陳于庭而狐兔已游于寢者矣彼之富麗奇瑰苟與

栖雲之室絮量大小何啻岡阜之於沙塵今彼皆不復得守而此猶能新其棟宇而不廢何耶蓋無道以保身者雖富麗不能久存而有道之士身亡而名立固不隨世以爲變遷也吾坐乎斯瞑目而思之充乎室皆雲也皆中峯也入吾耳而接吾目者皆道也中峯之徒苟有志於道孰不可爲中峯哉尙何取於區區之故名也乎師近道者盍以吾言求之

雲寓軒記

閩士張君仲育學道龍虎山中扁其軒曰雲寓人聞而疑之曰異哉張君之名軒也夫蒼然而在上者太虛也寓乎太虛者雲也雲之爲物一氣上升初無定形當其始生也勃焉如烟鬱焉盤旋或搖曳如帶或縈結如蓋或超舉如鴻或變化如龍儵然而雨天下忽然而不見其迹雖雲亦不自知其聚散起滅爲何如人之望之一息而萬狀惚恍而不可爲像今張君乃欲取以寓其身不亦異乎或聞其言又疑之曰是知雲之起滅而不知外物之起滅者也知張君之寓身於雲而不知其寓意於雲者也彼世之紛紛糾糾朝崇而夕替驟往而歛還毀譽榮辱之出於人者其變亦多矣獨何異於雲乎人惟不知其然也故竭智畢力終身趨走汨沒於其閒而不知止若夫知道之士則不然其視天下之物舉不足當其一顧至於身亦自視如委蛻其去留之際不繫繫於物與浮雲無異蓋其所得者深矣今張君獨知之而以雲寓名其軒庶幾達生者之所爲彼

烏足以知其意哉或者聞其言又疑之曰是求其外而不得其內泥於迹而不通其道者之論也夫有道者用於物而不蔽於物自恆人而觀雲則雲而已自有道者而觀舒之周徧字內斂之不見毫髮者非道耶澤潤四海而不以爲功與天並存而不知其所終者非道耶衆人資其惠而不能名其德功成則退而不底滯於用者非道耶是則張君取雲以寓意者有在矣彼烏足以知之耶且天地之初未嘗有雲之名也非特無其名也而亦未嘗有雲也非特無雲也而天地亦未始有也陰陽判而後有天地有天地而後雲生焉人見其巍且高也從而以天名之見其卑且廣也從而以地名之見其絪縕無窮也從而以雲名之是則以天地名天地以雲名雲者亦已寓矣況復取雲以名軒不猶寓之寓者乎而人又嘒嘒焉而辨之非惑耶吾聞龍虎山中多異人廣成子安期生之流時往來其閒張君試見而問之果孰爲雲耶孰爲寓不寓耶必有以語張君矣又安知不疑吾言爲妄耶三人者退張君識其言屬筆於予請書之坐隅

安道堂記

自昔真主之興天必生異常之才以備其一代之用外之則有貔虎之士奉命秉略爲之鞭驅僭叛汎掃六合內之則有夔龍之倫立法定制爲之謀謨廟堂協和黎庶近而至於誓御之屬執事之臣亦莫不忠厚謹飭小心而盡職雖曰善以類應非天命孰能使然哉皇上肅將明威致虔天討於四方江淮之閒豪

傑魁壘之士翕然附從指顧叱咄戰勝攻取無不得意及功成業定上公徹侯
甲第相望輔相侍從皆當時之賢而於近侍之中又得供奉司令杜君安道而
益知其他之皆然也安道自上之興持刀鐻侍左右未嘗暫違凡上征吳越略
淮楚攻齊魯汴蔡舟車所臨四五百里虜僞王斬驍將以百十計帷下之謀籌
策之算安道皆得身從而目見之安道性慎密不泄動稱法度爲上所信任者
二十二年由尙冠郎改御用監令至今官入內廷行步可數言語敬恭唯恐有
絲毫過謬出殿門外要官勢入之前如不相識一揖之餘不啓口而退故上每
稱侍臣之忠謹者必以安道爲言今夫天下之官受祿於朝者孰非仕哉蓋有
終其身沈於下位欲覲清光而不可得者縱得近輦轂下有願承一顧之恩而
不可得者安道乃得侍上而見稱許雖曰慎密之所致又豈非天哉安道其益
勉之可也余官在太史事上者亦二十年餘安道旣以其字名堂復願得予文
以識遭逢之盛夫稱天命以紀載國家人材之美予之職也乃爲之言

蘭谿法海精舍記

義烏伏龍山有大浮屠曰千巖禪師長公以高峯之孫中峯之子表樹法幢倡
明教外別傳之旨非惟中夏學徒海赴雲蒸遠而龍荒蠻甸弁韓巴楚之人莫
不持薌膜拜咨決疑情而其上首弟子旣皆於道有證各構蘭若分續化機大
江南北往往有焉若今有源師所建法海精舍亦其一也有源名允清金華人

淳熙丞相王魯公諸孫蚤嘗受經石門剛公元至正辛巳繼往千巖座下得度
爲大僧留神禪觀脅不沾席者十年一旦入室機鋒相撐觸電撒颺揚莫窮涯
際千巖欣然領之乃屬其出游閩浙江淮閒以求印可有源所見諸師了不異
千巖時退隱故山文彩自露尋以郡守之聘出世衢之子湖安國禪寺遷信之
玉山興教禪寺百廢具興皆有光于前人國朝吳元年丁未飛錫蘭谿之龍巖
樂其山縈川迴風氣襲藏乃嘆曰吾知宮宅地形之術蓋有年矣察其詳徵無
有弗驗者如此靈壤可不開般若之場乎遂卽南洲建法海精舍一區越三載
乃成後聳傑閣中峙寶殿前敞高閣兩序衆寮映翼左右有源徵予爲之記予
年踰七十凡索文者皆峻斥見有源素髮垂垂領道貌淵雅語言悃悃無華不覺
心許之因爲敷坐而倡言曰法界有情種種顛倒執妄爲真四大假合如水上
沫聚散無定強指爲身六塵緣影如火中燄起滅弗停堅認爲心隨因成果墮
入諸趣出此入彼類風轉輪大覺聖人起哀憐心廣說三乘十二分教使其照
知本來真心廣大靈智無物不含玄理弗攝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本來真身圓
滿空寂周徧百界不動纖塵惟寂智用合三爲一人能有所悟入始能了空障
執直超無上菩提然非因像生敬因敬生悟思求脫離如無舟筏欲濟大河無
有是處古之導師方便設化廣闢精廬爲之棲止嚴事像變爲之瞻視潔清香
華爲之供養皆使其革妄趨真了此身心而已今有源灼見於斯取則前古鞠

明究曠孜孜弗懈亦可謂度越人人者矣雖然此實人天小果之因耳或具大乘器者來游來止當知萬法本空一塵不立大光普照涉入無礙無佛道可悟無衆生可度洪纖高下草木走飛色色形形紛紛紜紜錯皆吾一實境界樓觀云乎哉脩證云乎哉嗚呼教外別傳之道廣矣大矣又當從此而參之精舍之建其用錢僦工動以千百計茲不詳書而獨舉身心之要爲言者財輕而法重也

杭州天龍寺石佛記

濂自休致以來頗一至杭憩永明慧日峯下天龍寺與永明相去不五里而近其主僧月舟禪師行滿要濂出游寺乃唐天龍尊者駐錫之地宋乾德三年吳越王錢氏爲建寶坊因名天龍王之女曾刻木作觀音像畀之至今猶存大中祥符元年改額爲感業建炎三年毀於兵元泰定元年擇基於寺南一百步仍重建寺曰天龍焉寺後皆山相傳爲越王臺奇石峭秀如瑪瑙森列從寺西斜迤而上僅三十步小塔出灌莽中蓋藏天龍舍利處又斗折而北入妙莊嚴境門又西行六十步平巖幽邃鑄成無量壽佛像塗以黃金累甃爲洞戶作欄楯護之香華之器咸刻飾像右刻般若心經繫以太平興國六年左峙石洞尤奇傍勒錢雲齋三字詩一章不備全辯巖前地夷曠月舟云疑此卽寺故基柱礎尙在竊按錢氏造寺在太祖乾德三年至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方納土上距建立之時已一十四年又三年方有刻像未必其初置寺於此也又東折二十步

有慈氏如來暨天親無著侍衛七像其莊嚴一如無量壽佛東折三十步又有寶陀大士像石壁上刻天龍寺光明石六字月舟云石能夜現光怪故名其莊嚴一如慈氏三處仍勒佛號於石以金填之濂既周覽徘徊太息顧月舟問其故月舟云斯事甚異國朝洪武七年秋七月十又一日野燎發延及寺山風挾之爲聲勢光焰射天黑烟已罩殿廬行滿大懼向木觀音像哀號期與殿俱燼或力解之乃脫三衣祝而焚已而反風滅火繼之以雨明日行山中藤蔓榛棘盡幻爲灰始見石像呈露或半沒塵土閒行滿驚喜爲之剋剔澡滌命工繪飾嚴護如此實其年之冬十月也先是有神光起寺西四十步久而愈明因掘地驗之獲石觀音像昇歸奉之東廡旱潦疢癘禱立應由是依歸者衆寺得重振逮今五十六春秋矣今諸像畢出似非偶然之故然寺無一肘之田每乞食以爲養而黑白之衆幾二千指非徼靈於大雄氏其能致然歟不可無以示來者明公以文辭爲佛事願爲書諸碑仍累甃爲室以障雨風使與石像同爲無極不識可乎濂聞佛之肖像古無有也有之自優填主始東土衆生競則効之恆聚土以擬梵形或謂土不能悠久復易之以木又慮木可致朽而更之以石石固堅矣亦難期於無壞乃因山而鑿之庶幾與天地同畢大則數十尋小則六七尺在在有之如來以慈憫之故感其精誠時變幻景光以歆動之錫釐卹允無所不至誠難量功德海也雖然天地亦一物也物必有壞唯本然之佛超

絕萬彙而不可以成壞言人具有之而或未能思故濂之爲此記使讀者內觀之所重在此而不在乎彼也寺之興復別自有記非像之所繫茲不詳書

吳門重建幻住禪庵記

姑蘇幻住庵者元普應國師中峯和上本公所建立也國師旣得法於高峯妙公唯恐人知而挽其出世深自韜晦往游三吳闕大德庚子國師年三十又八嘗憩閶門之西麓見松檜蔚然成林問名於居人則曰此鴈蕩也國師喜曰永嘉有鴈蕩山乃應真諾矩羅示下現之所名與之同其般若之當與耶吳士陸德潤聞其言遽以地施之國師縛草庵三間以居趙魏公孟頫爲扁之曰棲雲國師趺坐其中而問道者連翩而來至於五百指之多乃創精舍一區僧俗趨功不三月而就所謂堂房門廡咸具乃請名於國師國師曰澄澄水鏡所現之幻體昭昭影象所現之幻跡幻與幻盡覺與覺空斯則超悟之極至也吾儕依此如幻三昧而住宜以幻住名之當是時若南詔之無照鑑西江之定叟泰荆南之鐵印權冀北之指堂月號爲一時麟鳳咸集輪下幻住之名藉藉於四方矣又明年壬寅松江瞿霆發延主天目山大覺正等禪寺國師不俟終日避走南徐而向之相從者皆水流雲散唯絕際中玉亭立二師素掌庵政相守於寥莫之濱自時厥後二師復入寂立之徒溝源止止之徒用庵照補苴罅漏而思繼承爲尤謹元季兵亂一旦蕩爲塵埃而不可致詰矣用庵日憂之圖爲興建

之計僅四三年皆次第就緒而復國師舊觀實國朝洪武戊申之春也庭曲之碑久未有刻文會濂朝京師道過吳中用庵以記爲請濂聞國師之道東行三韓南及六詔西連印度北極龍沙莫不躡屣擔簦咨決法要然其心未嘗自以爲足屢却名山而不居飄蕩窮崖孤洲之上誅茅結廬在在以幻住名之其故何耶蓋謂主持宗教必無上大道必夙植福緣必明智通變具是三者然後可其意誠有所激欲以身捍大法俾之去澆而還淳也用庵思祖武是繩木茹澗飲夙夜究明本心其亦可謂無忝於國師孫曾者乎嗟夫諸法固幻也而住者亦幻也知住者之非住始知幻而非幻也幻而非幻則如幻三昧在焉雖然非幻亦幻也是爲記

傳同虛感遇詩序

洪武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皇上御東皇閣以靈寶齋科失於文繁詔朝天宮道士提點宋真宗等纂脩以適厥中而傳君同虛與焉上旣面授以芟撫之要復賜之坐設筵以宴享之酒半酣命賦嚴冬如春暖詩同虛與鄧仲脩次第成跼奏上前龍顏大悅且親御翰墨成長句一首內史讀示至再旣而留中不下遂令各沈醉而退同虛自念巖穴微臣上承天日照臨光輝赫施誠千載之奇逢乃自撰古律二十韻以紀感遇之盛才華之士歆豔弗置從而屬和之同虛聚爲卷軸以濂侍上左右親覩其事求徵序於首簡濂聞道家者流蓋出於古

之史官而其爲書有黃帝君臣十篇力牧二十二篇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管子八十六篇皆言治國之道非但如老聃莊周之所談而已故或者稱其術與虞書所載者合良不誣也不然漢之用蓋公言何以致清靜無爲之治哉齋科之行符籙之傳特其法中之一事爾欽惟聖皇垂拱法宮凝神穆清方之廷臣屢蒙寵眷上之所以遇下者其禮甚渥同虛感激奮勵中心弗能忘形之咏歌豐疊不已下之思報其上者亦無所不用其情猗歟盛哉雖然君臣之際如此上之有望於同虛者豈直齋科之文哉同虛誠能以蓋公自期使世之人咸知道家功用足以濟世而安民信爲偉丈夫矣前所謂千載之奇逢者實在於茲同虛尙勗之哉和詩者自鄧次字而下凡十又三人云

胡仲子文集序

韓退之抗顏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臨之而習之饒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論往往與退之角其復性平賦二書脩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濂嘗以爲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真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自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審舉天下無足慊吾意者則求古人之賢者而師友之苟有得於心矣當時知否不卹也身之賤貴弗論也行之爲事功宜之爲言論一致也其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萬物之表視古今如一旦

暮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膝而與之語何暇以凡近者累其心乎孟子舍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遺其師也道宜然也近世學者鄙陋而無志聞古之人畏之如雷霆鬼神不敢稍自振僕僕焉於庸常之人師云師云而卒無所成者皆習之之所棄也吾友胡先生獨不然自其少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鄉邦老儒咸畏而敬之及其既長而壯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今世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之吳公亟稱歎其才不置黃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下見先生輒延致共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不爲之屈也諸公既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脩德愈邵而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爲至也今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上憫其老不欲重煩以政命爲衢州教授會脩元史復薦入史館史成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學而先生澹如也先生嘗慕邵子程子之爲人所養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衡運井牧皇初諸文有習之之辭而所得者非習之所及也先生年未老而文已傳於時獲讀之者莫不知其爲可貴然其可貴者豈特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必能知雖濂亦不能盡其詳也濂與先生同師於吳公相友五十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

惟在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學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覺爲圖其傳來請序之濂不讓而書其首篇所以歎先生之善學古人而幸天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別號云

柳氏宗譜序

浦江之柳氏其先居河東宋高宗南遷時有名鑄者扈從來江南遂家浦江之烏蜀山生一子瀚瀚生森彬森生監蘊蘊生崇德縣主簿補之崇德生高郵令元贈泗州知州浦江縣男金高郵生四子其次諱貫仕元爲翰林待制以文章名天下門人私謚爲文肅有子三人皆善士而六孫能守其學不墜歿後三十又七年而介孫穆書其始徙傳緒之詳列爲譜圖持以示濂濂泣而歎曰天道於是可徵而文肅公有後矣濂少時幸執弟子役於公門公之爲人其崇深閎博者固非淺見所能知至其端方直易厚重嚴愨怒氣不形於色惡聲不出諸口不知古之賢者復何如耳世之妄議恆謂賢者言論足以予奪當世文章足以挾發至理所爲與造物者爭強故天道尤忌之而多難爲其後是殆不然天惟有所不能也故生賢者出而代之爲之政以遂天之生爲之教以輔天之成爲之文章語言以宣天之道使善者勉而惡者懼賢者何負於天而謂天忌之哉其不然也明矣是論也吾意賢者之子孫而不能自力姑引天道以自恕而非其實也不然自文肅公觀之何其異於彼哉文肅公之傳今三世其諸孫盛

矣固可以見天道而未足以盡報賢之意今諸孫皆有德積久必愈昌越十餘世將有傑然秀出者與其閒然後可見天道之全也斯譜也君子由是觀天道焉穆之後人安可忽哉

蘇平仲文集序

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顧方略何如耳濂謂去病真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敵之制勝伺隙者常紛然雜出而無窮吾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而拘乎古之遺法其不敗覆也難哉爲文何以異此古之爲文者未嘗相師鬱積於中攄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覈也引而伸之浩然而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爲工哉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宋之文莫盛於蘇氏若文公之變化傀偉文忠公之雄邁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以來不可多遇其初亦奚暇追琢締繪以爲言乎卒至於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世道漓氣弱文之不振已甚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喙比聲不得稍自凌厲以震盪人之耳目譬猶敝帚漏卮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郢鼎亦已遠矣每讀三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蓋晚而得平仲焉平仲文定公之裔孫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於文辭精博而不麓澀敷腴而不苛縟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仕皇朝爲國子學正近臣薦其才擢國史院編脩官以曠辭歸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

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卽以平仲應詔既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遣之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惜其以疾困也人有困於當時而貴於後世者亦有貴於當世而後乃無聞者其得失久近果何如哉孰知平仲之困乃所以成其至貴者乎濂重平仲最甚序論其文所以歎蘇氏三公之不可及而喜今世之復有斯人也平仲名伯衡其先居眉自文定公長子徽猷閣待制遲來知婺州遂家焉今爲婺之金華人去文定公十世矣

呂氏孝感詩序

天人之際難矣苟有以感之非難也天穹然而在上人藐然而在下勢絕而分殊豈易感哉然人之身天之氣也人之性天之理也理與氣合以成形吾之身與天何異乎人或不察乎此而謬迷其天性始與天爲二矣能以誠感則天寧有不應之者乎是理也予觀於呂君爲尤信君諱某字信夫壽春人事親至孝而好黃老家養神之說及親歿三年之服終猶哀慕如初喪因却酒肉弗御每旦滌豆籩具果蔬爇香籲天徼冥福於其親如是者數十年嘗汲井以行滌事時盛冬冰沍有金色魚者三入沒器中信夫異之持歸盛以陶缶寘香几上閭里人聞之相攜來觀者充其庭皆揖信夫而揚言曰今茲大寒魚潛不見操罔罟者欲得一鱗不可致而信夫不求得之豈非天以旌信夫之孝乎且夫金魚昔文臣貴者章服嘗用之信夫子孫其有興者乎於是又皆揖而賀信夫却立